詁經精舍文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詁經精舍文集

(四)

阮元訂

詁經精舍文集卷九

性情說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坤陰陽爲情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而陰特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說

胡紹

性情說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性在天爲六氣在人爲六情有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

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于人。其爲說也駁。言性情之善而不本于陰陽五行之奧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爲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易。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者。其說非也。言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于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曷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決亦言曰。情生以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言性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爲陰。性爲陽。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陽。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陰承乎陽則順乎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曷言乎五性本乎五行也。按大元經曰。三八爲木。性仁。二七爲火。性禮。四九爲金。性義。一六爲水。性知。五十爲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歷天文志。漢書音灼注引翼氏說。皆與之同。白虎通

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所以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爲仁成乎離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敘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尸子曰冬爲信北方爲冬亦同此說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土爲信者其說得之按揚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太元仍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劉歆班固賈逵皆宗古學而漢志白虎通之說皆云知屬水信屬土與揚氏太元合必周漢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兼知兼信史氏周易口訣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曷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翼奉

奏議亦嘗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易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雙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性盡存性

中庸亦曰率性之爲道脩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脩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節又曰民之性如繭如卵繭待繅而爲絲卵待覆而爲雛性待教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董子言性純雜相半當分別觀之）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爲得其實焉若周人世傾密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離情以言性而近于桑門之學也故盤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駁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之說不明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卽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性所以爲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已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

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鄭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爲善。荀子以性爲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爲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非卽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

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孟子兼而言之。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識。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爲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爲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孟子之爲學。猶索逋然求其所固有者。荀子之爲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恐人之順性而廢學也。荀子以爲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以血氣心知爲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爲性。知不極上。愚不極下。其爲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格物說

洪震煊

自儒者以格物爲第一義。于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即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扞

禦近取量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沖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于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僇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

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詁訓具有師承。或尙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后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旣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其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愼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

人所好。狥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格物說

謝　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註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據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據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據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

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眞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盡人皆得聞之。寧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尙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可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羈貫成童。范甯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卽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

疑。夫子云。予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曾者有二也。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祕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毌生。從毌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毌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實字從貫。貫成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屮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屯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八爲六。衰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

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子備數故功成于篤實也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一毌之恉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毌一者何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恉無可易者今且卽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毌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按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卽一毌之象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爲甲甲爲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毌十之象是一毌之恉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毌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卽古文哉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才爾雅釋詁注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毌之恉又卽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鎛大鎛也一鎛毌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𠀆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坚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土丅字皆从一从丨丨者上

下通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毌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卽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毌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毌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可不可爲一毌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毌一起一廢應之以毌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毌九野俶眞訓曰夫道有經記條毌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皆卽孔門一毌之恉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毌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毌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毌之恉備文爲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實肇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毌之恉卽六書之誼也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徽言篤論竊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掇獲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繹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爲之釋然解已忠恕違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

烏乎解一貫不知忠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幬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心而無爲因物以付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自居室之閒遠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衆著其蘊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賾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行九經貫也一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爲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友獲乎上以及言之不跲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貫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卽以爲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已耳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以三者省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簀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爲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聞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書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子功不在禹下吾爲之探厥淵源於曾氏尤溯洄不置焉

洪震煊

顏氏復禮論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治世之鴻模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己。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詁爲身。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行必由已。

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遷貳之風既革輸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醽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恉以天理爲禮而復禮之恉遂晦嘗按說文復往來也曲禮曰禮尙往來以之詁復禮其誼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鬼谷子捭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誼得爲通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卽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卽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既爲禮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卽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尙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己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

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誼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恉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文云能獸中堅故俑賢能而强壯俑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與韋下云故借以爲皮韋烏下云故以爲烏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爲朋攏字西下云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子下云人以爲俑爲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條而已能之爲賢能爲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爲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爲耐也又才能本無正字借能獸爲之若借耐爲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爲古皆作耐而以能爲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之又注易利建侯而不寧讀而爲能注詩柔遠能邇讀能爲俴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俴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吕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稱能傑也。能而从炎。則爲熊。熊而从罷。則爲羆。熊羆皆猛獸。能亦熊羆之屬。又曰。彪。罪不至髡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有知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知慮多聞皆由于强。强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既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詁其本義也歟。

釋能　　汪家禧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悉。順之均之爲伽。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于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羆。足似鹿。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考隃麋爲縣。見漢書地理志。屬右扶風。後漢耿況封隃麋侯。故劉昭補志云。隃麋侯國。太平寰宇記。隴州汧陽縣下。引闕澤縣道記云。隃麋縣因原以爲名。今縣東古城。是漢理之所。晉省。據云晉省。則晉以後無隃麋。今此鼎銘有隃麋字。其爲漢以前鼎明也。酈善長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今鼎銘曰陵。則亦非秦物。漢帝諸陵無有以陶名者。惟定陶共王冢。在濟陰定陶。共王以哀帝故。稱恭皇。丁姬稱帝太后。漢書外戚傳。丁太后崩。上曰。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送葬于定陶。丁太后稱陵。則恭皇之亦稱陵可知。水經注濟水曰。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曹州濟陰縣下云。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據此。則定陶共王之冢。實稱陵矣。漢家陵寢。往往因地爲名。三輔黃圖云。文帝霸陵。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武帝茂陵。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恭皇葬城有陶邱。因號之曰陶陵。與哀帝崩。王莽擅政。丁傅旋敗。恭皇仍貶稱定陶共王。傅太后曰定陶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然則向之稱爲陶陵者。亦且爲王莽革之。改稱曰共王冢矣。外戚傳所謂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是也。作史者著其衰曰共王冢。銘鼎者當其盛曰陶陵。皆紀實也。陶陵在濟陰定陶。而右扶風隃麋汧二縣。實供其鼎。故其銘曰隃麋陶陵共廚銅鼎。曰汧共廚銅鼎。二縣而同供一鼎。惟漢鼎有此例也。嘯堂集古錄。載漢汾陰宮鼎銘。既曰汾陰共官銅鼎。又曰平陽一斗鼎。汾陰平陽。河東

郡之二縣也是亦二縣同供一鼎之例也漢好時供廚鼎銘曰長樂飼官曰大官中丞長樂屬衛尉大官屬少府二官同供一鼎猶之二縣同供一鼎也長樂飼官大官中丞同供者曰好時共廚銅鼎汾陰平陽同供者曰汾陰宮銅鼎與隃麋汧同供者曰陶陵共廚銅鼎銘詞一例正無庸泥陶陵當在隃麋也漢孝成鼎銘曰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謂長安廚官所供孝成廟鼎耳非謂長安廚有孝成廟也又何疑乎隃麋之供陶陵與陶陵之不在隃麋也耶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六星在紫微垣直北斗前太史公天官書所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也起近內階爲弟一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天文志謂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則文昌宮星無名司中者故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司命屬文昌司中不屬文昌是與漢書合鄭君謂司命司中俱屬文昌是與太史公合太史世掌天官所記得實故定從之賈疏不達此恉但舉武陵太守星傳爲說而二鄭之意始晦矣文昌之義則孝經援神契所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也文昌之職則春秋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也文昌之占則晉書天文志所云明潤大小齊天瑞臻也是皆有關于文明之治運故歷代祀典隆焉在虞書禋于六宗鄭君謂司中司命與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祀天之司祿皆文昌星也若

夫祀文昌有其地。鄭君注小宗伯。謂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唐開元禮。謂祀司中司命司祿于國城西北。宋史禮志。謂熙寧舊儀。兆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亥地。是與隨唐禮合。元豐詳定局稽舊儀。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是與周禮合。案司中司命司祿。皆文昌星。有文明之象。則于南方離明之地。宜其與周禮合者是也。從來祀文昌以壇。不以宮廟。以立冬後亥日有牲有樂有祝辭。祀止三星。不全祀也。自漢建武定制。南郊從祀。列內外星官千五百十四神。則文昌六星全在焉。自是以後。文昌嘗從祀于郊壇。晉咸和八年。制天郊凡六十二神從祀。既有文昌。又有司命。其司命意非文昌之司命也。後魏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不全列文昌。蕭梁南郊天文從祀。有文昌。不重出司命等名。元史祭祀志。從祀圜壇。凡三等。弟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以十二辰分列之。文昌同北斗內階諸星位于午。是又文昌祀典之可考者也。文昌與三台相近。三台亦六星。亦名司中司命司祿。然司中司命司祿之名同。而文昌之名不得同也。故周禮大宗伯注。司中司命屬三台。則不復屬文昌。屬文昌。則不復屬三台。安得謂三台卽文昌也。虛危之北。亦有司中司命。鬼官之長。更無文昌名也。七祀亦有司命。此爲小神。漢之荊巫所奉。于春祀之。于文昌尤遠矣。司民亦嘗從司祿之祀。然軒轅角非文昌也。後世祀梓潼神以爲文昌。其實與斗魁戴匡六星毫不相涉也。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縉

文昌星象。古祀典屬之天神。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

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也班固漢志則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二志所言皆缺司中一星與周宮不合說星名者司馬之說爲長若武陵太守星傳謂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甘石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則又與文昌六星名同實異蓋四司鬼官之長考之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君注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人小過作譴告者疏云宮中小神漢志掌之荆巫與文昌異案楚辭九歌有二司命所云少司命者當卽星經所云鬼官之長其大司命之詞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其祀文昌者則始於虞盛于周沿于漢而譌謬於宋按虞書禋于六宗鄭君注大傳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孟康注漢書說與之同此祀典之始見於虞者也周官禮曰以煙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君以爲司中司命文昌弟五弟四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君以爲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周公明堂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六宗之神與鄭氏大傳注合季冬畢祀天之神祇鄭君注謂司中司命與焉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有周時文昌之祀合于邱分于兆通于祈衍于告此祀典之盛于周者也漢書郊祀志述武帝時祠神君禮以爲神君最貴

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漢律曰。祠祀司命。宋元豐詳定局引漢儀曰。兆司中司命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丑日。此祀典之沿于漢者也。魏晉以還。尙遵其舊。至若梓潼神張亞子始見于崔鴻後秦錄。姚萇稱帝。始建祠祀。謂之張相公廟。原係土神。與文昌大別。唐李商隱有張亞子廟詩。孫樵有祭梓潼神君文。然皆初不以爲文昌。宋建炎以來。始封梓潼神爲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遂使天辰土神。渺不相涉者。忽混而爲一。道士之說。遂稱帝君之神。降于世者十七。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在五代時爲孟昶。北夢瑣言。遂以爲僞蜀王建世子。則尤爲荒謬不經。其後遂摶土爲像。綠幘烏衣。兩童子夾侍。名之曰天聾地啞。皆里巷相沿。與古之祀文昌者不合。考宋熙寧時祀儀。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元豐後稽之舊禮。兆司中司命祿于南郊。祀以立冬後丑日。是北宋時文昌祀典。尙合古制。南宋後遂以文昌梓潼雜爲一祀。不知文昌係天神。梓潼係上祇。張仲呂光係人鬼。三者判然無緣相混也。大抵古之天神地祇。後世多譌爲人鬼。如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其神皆天駟房星也。而或以爲宛窳婦人。寓氏公主。竈君者。五祀之一也。而五經通義以爲姓蘇名吉利。或云姓張名單。或云名隗字壞子。東嶽者。望祀之神也。而俗云姓黃氏。西王母。司厲之神也。而俗云姓侯氏。諸如此類。不可窮詰。文昌其一也。惟據經傳以祛妄說。專主戴筐六星一語。祀之以天神之禮。斯合乎古矣。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禧

謹案文昌六星隸中官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非專主文治鄭注春官謂司中司命文昌弟五弟四星按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災鄭據此星傳又云三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與文昌星同名秋官先鄭注謂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是三台近文昌祭法鄭注司命督察三命皇疏以司命爲文昌宮星援神契有受命遭命隨命三科說人命修短專屬司命職尤重矣所以又常稱司命虞列于六宗周祀以燔燎晉司馬紹統謂文昌列六宗不得分爲二鄭注非博士吳商爲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故隨事祭之案禮言煙積柴實牲體升煙報陽制與燔燎同鄭注周官可證不得謂司中司命非六宗惟天尊祀禮不逮士大夫應劭風俗通謂今民間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祠以豬率以春秋月漢世士庶通祀褻矣按風俗通明引周官大宗伯文朱氏彝尊謂此非文昌之司命又案此即瀆祀文昌之始全氏祖望謂士大夫家文昌自袁楠始亦誤然尚未實以姓名蓋自周迄宋載在祀典祀以立冬後亥日國典所在無敢臆斷元以五福太乙之壇時掌于道流而文昌遂溷于梓潼神明周洪謨等議謂梓潼顯靈于蜀廟食其地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語最確或謂即呂光孟昶李商隱梓潼神廟詩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萇與光同時不應爲人復爲神孟昶以花蘂夫人懸像宋宮而誤尤守禮者所勿道謹考

說文尒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竝稱蒼卽蒼頡篇雅卽尒疋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變

其體例者也。夫尒正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應尒正無不合者。然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蓋尒正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尒正所訓。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載之。尒正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尒正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貿買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幕暮也者。卽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尒正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尒正往往與說文抵捂。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淆譌也。衖門謂之閎。所以止扉。亦謂之閎。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閣也。而非閎也。紅龍古其大者。蘴蓫薺實。以說文考之。蘴則薺實也。亦有尒正不誤而說文誤者。禧告也。而以爲礼吉。是誤告爲吉也。蓟大也。以爲艸木到而以薊爲大。是誤蓟爲薊也。他如山有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則說文與尒正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尒正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敄。以瞀爲眊。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忘靜也。說文有瘱無忘。其萌蘢瀜。說文曰夢灌瀜。鎬侯之爲濛也。牟母之爲鴾也。白蹢之爲貜也。商何之爲蓄也。叔鮪之爲鮛也。刀魚之爲魤也。

當互之爲觝也。冒踩之爲鷗鷄也。見於說文注者。猶存古文假借之遺。不特脊令卑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尒疋。增益偏傍。殊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尒疋禰禰禷。今尒疋竝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顯與說文背者。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鬲兕相似。其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殆起於秦漢之世。尒疋爲叔孫通梁文所增益。將欲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

阮元程作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蹟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江往來吳越閒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蹟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考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考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鎭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升山之西南今塘棲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于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

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于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于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啻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設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蹟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謝江

浙卽南江也。言三江而不及浙。言浙而不知其爲岷江。則謬且百出。不可以不辨。漢志師古注。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而未言南江之爲浙也。韋昭謂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水經沔水注引郭景純說。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知浙爲三江之一矣。然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以浦陽細流。與浙竝列。則仍不知浙之爲南江也。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酈道元注。山海經謂之浙江。後人沿其誤。謂浙漸字相近而變。不知史記唐皇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是秦時已有浙江之名。其直云江水至會稽。則爲大江之流無疑。說文解浙與晉灼同。於漸水云出黟縣東入海。則出黟縣東者。自是漸水。而非浙水。可知山海經之浙江。正漸江之譌耳。水經沔水篇。江至石城分爲二。南江又東北爲長濱。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此浙江爲南江之明證。國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又云。吳伐越。越起師逆之江。禦兒卽今石門。越絕書謂吳越戰地。則兩國相持之江。在今石門。歷錢唐而入於海。謂之浙江。亦謂之南江。蓋禹貢三江。其由揚州瓜潤之間入海者。北江也。由太湖至松江入海者。中江也。由石門過錢唐至餘姚入海者。南江也。知浙江之爲南江。而三江之支派定。知浙江之非漸江。而岷江之源委明。程大昌禹貢論。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其論最確。安得以黟南小水。當南江之目哉。若胡朏明知分江水之至餘姚。而未能暢其說。全謝山知禹之施功至會稽而止。而又謂大江之水。無由東行至浙。是未識古今變遷之理。舍岷江之正流。旁取新安諸水。則尙未能知浙江。安足以辨三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實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遊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山之目以龕赭二山下有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淪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潮溯源直去則馴至于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轍懿一葦之可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漸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而入海自石城之派後涇潮不通于故瀆且狎注于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黝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爲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既以浙江爲大江必不更以浙江爲漸江矣酈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

正譌字更爲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于岷山所失匪淺又焉怪乎宋子京幷欲改漢志之漸江爲浙江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　炯

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爲漸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爲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爲浙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于東而稱江者岷爲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爲浙江明乎浙爲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爲江也至于漸水但言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爲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江水者正合江與漸爲一水猶之廬江水從彭蠡入江延江水從酉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若導江自漢沔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海其水道枝指燎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爲之源嘗細繹酈氏舊文參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由于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由于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至錢塘爲尾閭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于尾閭者岷源既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瀾激衝沙土坍漲制江力而强之東洪波巨浸半爲平壤斥鹵于

是人苦鹽水。勢不得不捍江以衛民。自居易之禱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幢。人力日興。地理日失。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始有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胡綉

浙江者。禹貢三江之南江也。按說文水部。江字下次列沱字。云江別流。出嶓山。東別爲沱。其下卽列浙字。云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字下次列淛沫三水。皆他水東南入江者。是浙江係岷江之分流無疑。其于漸字下解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則黟縣所出之漸江。自別爲一水。至錢塘而入于浙江。而浙江之經流。自從南江出也。古今說三江者。惟班固郭璞。條列分明。足爲定論。班志之論三江也。於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于蕪湖下云。中江水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于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鄮道元水經注引班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爲南江。是浙江爲古之南江也明甚。今本漢書。無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之文。但于吳縣下有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當是文有脫誤。鄮所見者乃六朝古本也。近儒不據此以訂今本之譌脫。反謂鄮氏改易班志。是固未嘗綜班志而深考之也。蓋大江自西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東至吳縣南。南逕禦兒至錢唐。又東至餘姚入海。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淞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毘陵。由江都入海。江都最北。故班氏謂之北江。蕪湖據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南江在漢晉尙循故道。

故郭氏亦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義與班氏同也酈氏之注水經也南江故道尙秩然可考沔水篇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酈注云江卽北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經流知之矣下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下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水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又云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赭山南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此南江之故道卽浙江首受岷江至餘姚入海之故道也若漸江水之出三天子都而合于浙江猶之穀水晝溪之合于江耳後儒昧南江之經流而以漸江水當之遂謂浙江與禹貢三江無涉或又謂鄭君之說三江也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是浙江非南江矣然此乃初學記中所引爲鄭元孔安國之注譌舛失眞竝非康成之注也且考之國語則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爲近故三江之說宜從許氏班氏而不從僞鄭注文而浙江之爲南江也以明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爲何年水經注以爲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爲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堲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爲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竝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

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曾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竝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使奏瑟必歌秦方求悔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竝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曾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竝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鶚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淯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卽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卽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啓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變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留

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鶚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二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

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遍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大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

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俜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皐鄭氏謂隰皐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概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鶚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化斗杓

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鶉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卽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倂。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卽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元武也。日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譜。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太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

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勿昏也九星竝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釋咎　　金鶚

咎古通臯士昏禮贊見婦於臯姑注云古文臯皆爲咎春秋傳臯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臯義不相涉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皐皐陶一作咎繇皐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鼛鼓鼛字从鼓咎聲

釋庸　　金鶚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于傭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乘其墉釋文云鄭作庸

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曰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借作頌故亦借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閎左傳閎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鏞書洛誥毋若火始鏞鏞漢書梅福傳作庸庸與閎鏞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金鶚

釋貫

貫古通摜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說文摜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摜瀆鬼神是貫與摜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毌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摜之摜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遦字云習也是摜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摜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同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肜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

而止之關也。鄉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烏還反。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賈疏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關者。彎弓之限也。孟子所謂彀率也。張弓中關。則能中正。故鄭云貫猶中也。賈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爲貫穿之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貴。是尙力也。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有甚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不主於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惟解爲中關而止之關。則不失其彀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故曰不貫不釋。鄭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深意。而賈疏不能知也。貫又通毌。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毌。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釋祇　金鶚

祇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皐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檠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祇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說文引易作榰恆。榰與祇聲同。曲禮畛於鬼神注云。畛、致也。畛或爲祇。畛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眡云。告也。眡與祇聲亦相近。皆祇振相

通之旁證也古韻支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郱鄑郚鄑字音茲而从音寅夤二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疧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誄垂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爲韻皆支眞相通之證也又眞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斤圻即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釿也班固答賓戲漢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即如支眞通也微眞通即如支眞通也惟支眞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忯忯愛也漢書敍傳姼姼公主孟康注引作姼姼愛也

釋葵

金鶚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士喪禮朊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類賈疏

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贏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醯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鉶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蒉兔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茆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茆釐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蓴周禮朝事之豆有茆菹又爾雅翹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又蔽蚍蜉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茆茅一名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蒉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即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脚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即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即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蔾葵古所謂藤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然此非衞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兔葵楚葵等同爲葵類而已

釋葵

孫同元

古之所謂葵菜卽所謂向日葵也葵字从癸得聲尒疋釋天云大歲在癸曰昭陽邢昺疏云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王氏農書本謂葵爲陽草據此則向日之義已隱寓制字之中淮南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古人凡言葵菜皆專指向日而言左氏成十七年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急就篇注葵爲衛足之菜傾葉而蔽日者也然則衛足卽向日向日卽古所謂葵菜第今人竝以葵爲花品不以爲菜品故鮮有食之者

釋葵

謝淮

按葵種不一有蔬品有卉品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士虞禮鉶芼有滑夏用葵鄭注夏秋用生葵賈疏謂舉夏以兼秋蓋卽今之秋葵鮑照園葵賦白莖紫蒂豚耳鴨掌狀與秋葵同白居易詩炊稻烹秋葵與豳風七月烹食之義合本草謂之滑菜與儀禮鉶芼有滑之義合公儀休之所拔魯漆室之所種周彥倫之綠葵紫蓼盧叔彪之粟殽葵菜皆指此齊民要術引廣雅歸邱葵爾雅翼葵爲百菜之主一歲可三種爾雅蓴蒪葵郭注似葵而小汋啖之滑卽劉禹錫所謂兔葵燕麥動搖春風又蘇軾詩煮葵燒筍餉春耕則可淪爲蔬者尙多要不若秋葵之爲著也其爲卉品者一曰蜀葵爾雅蕑戎葵注今蜀葵也

華如木槿一曰錦葵即荊葵爾雅菽虵虵注今荊葵也一曰蔣葵爾雅蔣葵蘜露注華紫黃色或謂即今藤菜要之於卉爲近別有旌節葵陸務觀有詩蘇子由亦有紅葵旌節花之句楊升菴謂借葵喻形非謂旌節即葵爲得其實至葵之向日其說已久而不能無疑左傳葵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亦言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則向日屬葉而不屬於花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亦未確指爲花至杜甫詩傾陽逐露葵許白雲詩遂有向日錦苞之語則專言花能向日按向日葵一名金盤菊花大蒂重開則低垂似無隨日轉移之理況子建所云傾葉葵藿竝稱說文藿未之少也玉篇謂之豆葉則亦專指葉而言未見豆花漠漠朝暮轉向也或謂秋葵日中盛開至暮則斂謂之向日則與牽牛花見日即萎者相反物性不同良亦有之非驗之秋圃弗能知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同瑁鄭注同酒栢翻駁曰康王執瑁古冃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瑁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栢今按顧命篇同字兒七見王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酯用以祭及嚌拜則以同

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醆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瓚亞祼是也瓚者說文云嘗也則太宰之嚌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梧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瑁字之誤而瑁爲鎮圭可用以祭酒及亞祼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瑁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瑁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璧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梧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璧乎天子有璧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璧節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璧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璧貨賄用之大夫有之竝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璧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頮水鄭所定本作濯頮翻駁曰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頮爲頮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濯濯既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既以洮爲濯又以濯爲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澣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頮水爲句馬氏曰頮、頮面也謂服澣衣頮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濯字亦無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

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固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昧按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眞古文也賈逵傳古文尚書鄭君所注係用逵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柳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則作柳者乃今文也考昧與柳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柳爲齊人語明伏生口授尚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柳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𠂤重八爲別古文作𠂤說文八部云𠂤別也又艸部云𦰡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文尚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𠂤三苗鄭恐後人不知𠂤爲古別字故注云𠂤猶別也與說文𠂤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𠂤字爲北反以北當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尚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尚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尚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冃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梧謂之酒梧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

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疏云。伏氏文。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昧爲柳。由是傳今文者作柳。古文家作昧。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昧。徐廣曰。一作柳。蓋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尚書則從師承。古文之本。故作昧。且柳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柳昧之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昧。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柳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冞、乖也。从二人相背。艸部。茻、戾也。从艸而丩丩。古文阡。是冞訓乖。乖从丩。義相轉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洮頮水。馬注。洮、洮髮也。頮、頮面也。按沐稷醍粱。見于禮經。洮髮則無之。古濯字有櫂音。濯洮聲相近。故康成以洮爲濯。釋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澣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頮面謂之澣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祭嚌宅。說文口部。託、奠酒也。从口。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嚌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同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竄經。兩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彤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瓚盛酒處也。故云酒

梧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璧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瑁字固取覆冒爲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璧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璧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璧爲重安得以此解尚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璧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冃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冂从口臣鉉等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鎛鐘牧敦石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詷奠爵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詷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觀下文太保秉璋以酢則同爲祼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名同義非謂同即瑁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大司樂掌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

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卽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頮面謂之澣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澣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事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作丠乖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丿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丿戾也从丫从丿丿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析木形有作㔾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北字與虞意同不改經文蓋其愼也

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鋝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鋝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鋝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鋝六鋂也鋂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鋂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鋂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鋝鋂也鋂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鋂北方以二十兩爲鋂案鋝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劒上制九鋂中制七鋂下制五鋂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鋂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鋂注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鋂爲一斤四兩弓人膠三鋂鄭亦以鋝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劍之傳于今者其重尚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鋂爲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劍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鋂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鋝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概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鋝鋂二字古通馬氏以鋝爲六

鋝固非叔重知鋝鋝同物而據古尚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鋝鋝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鋝鋝二字形相近薛尚功鐘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卅埒今考定當爲錫貝卅爰爰正作𤔔與孚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罕彝銘云王錫金百爰爰作𤔔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作鋝或作鋝文既殊而音隨異矣鋝鋝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鄭注讀鋝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即鋝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尚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鋝又通借作選饌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即鋝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撰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鋝爲字下鋝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鋝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鋝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鋝當爲鋝弓人之鋝當爲鋝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元程作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文正公筆究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文正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一

徐養原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鴻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便便與辯古字通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又今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尒疋謐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內部嵬字注引歐陽喬說同歐陽喬者蓋歐陽高也金縢周公卒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罰百率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咎繇謨帝曰毋若丹朱敖禹曰予辛壬娶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俱與史記同高宗肜日天既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作付命付附古通用

鴻範毋侮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是按爽對策云五鼈咸備各以其敍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鼈與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爲今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涕按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於古文則爲弟然則涕乃弟之譌也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誥後故以爲成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尚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拱生於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戊爲高宗顏氏以爲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是史記本作爲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蘄以勸南僞僞與爲通也鴻範沈漸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尚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嵎鐵見書疏古文作堣夷見說文咎繇謨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曁見集解毋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胥誓今文作鮮誓見大傳古文作柴誓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之教稷子注引孔安國曰稷胄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爲長云教長天下之

國子則稡未必爲古文也禹貢之滎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竝云滎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爲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爲馴鳥獸孳尾以尾爲微擾而毅以擾爲擾禹敷土以敷爲傅彭蠡既豬以豬爲都西伯戡黎以黎爲阢今殷其淪喪以淪爲典咎徵曰蒙以蒙爲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魚魯要於經義無涉予其大賚汝以賚爲理豈訓賚爲理邪惟貌有稽以貌爲訊豈訓貌爲訊邪夾右碣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丕爲負康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蓋不能決其爲古文爲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具載之然亦間有異字如異畝同穎畝作母旅天子之命旅作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爲最眞若馬鄭之本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賾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其與孔本異卽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卽以爲古文均失之矣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尚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遷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雜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

能明馴德。以親九族。至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夏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至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遂亡。又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至六曰弱。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訓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何以明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爲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註而錄之。則便作辨。懌作怡。靜作謐。始作祖。嵎夷作禺鐵。明都作孟諸。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可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周公卒後。至歲則大熟。載古文說。不當云周公卒後。史記如此。則決其爲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注。謂出尚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高宗亨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之。孰爲己出。孰爲非己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尚書亦若是焉已矣。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聯奎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尚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嘗取史記所載覈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肜日。戩耆。周本紀之引坶誓甫刑。厥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酒誥。燕世家之引君奭。衞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共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屋爲烏。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尙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泰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既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文又爲肆業所及。故其所載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剟易。以成就己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卽眞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竝也。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伏生傳尙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共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實二

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歆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卽引大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入馬融疑其僞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生尚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明係大誓之文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尚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僞古文出中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融之所及而不據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爲僞者未必是僞而梅賾古文人

所信爲眞者。實非眞也。若以今文大誓爲漢時僞作。則當劉向以中古文校尚書時。早已斥其僞矣。奚待後人議哉。

今古文尚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尚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童之對引之。何由而預見耶。善乎孔冲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以幷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卽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疑信參半。至河內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校書。遂據以著錄耳。若

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既不出魯壁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疑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敍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爲證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爲酒誥或以爲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爲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爲數篇者唯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其九共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爲一卷者也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尤非大誓章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文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爲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爲此說則僞矣張霸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尚書故僞造百兩篇以欺世使霸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霸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霸亦不敢謬爲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

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三篇爲三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似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卽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豈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讀說詛獨歐陽博士讀說而夏侯博士不讀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朱說之所本然併書序數之而以爲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爲二十九篇則不可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六籍之學盛於漢氏諸儒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左雄傳注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間五經家法稍增經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續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嚴顏氏掌教弟子此博士分經之目故博士立而經學之家法嚴東京經術所以盛于西都也且漢世之尊家法不獨嚴于立博士而已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然則漢舉明經亦嚴家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然則漢舉孝廉。亦嚴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讐家法。此雖宦官猶知之。況博士乎。家法又謂之師法。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注。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有始師。乃有師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沿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此師法之明于上者也。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守師法。劉寬傳注。引謝承書云。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翟茂傳。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此師法之明于下者也。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蓋漢世治經。凡不守家法者。世不見信。如儒林傳。孟喜不肖。仍趙賓之學。上聞以爲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受延壽學。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肖。皆曰非也。此雖誣善之辭。然即此可見漢儒明辨家法之嚴。與漢代崇儒亦嚴師法之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是末師而非往古。此漢人嚴背師法之證也。其必責之博士者。家法之明。明于博士也。西晉承

兩漢而後猶置五經十九人至永嘉之亂或減爲九人或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列五經則家法于是紊矣夫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衆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誼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故前後書多言家法如此至于衆儒之淵源緒系則皆散見于儒林傳與藝文志而網舉于陸氏釋文茲不具論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漢治經義各有名家師法馬班述儒林釐然可攷及東京之盛一師教授恒故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曾受歐陽書門徒三千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張興弟子著錄萬人蔡元萬六千人史例簡嚴不能備載也今可攷者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所載漢碑間或一見如治梁邱易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京氏易有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治歐陽書有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郟令景君綏氏校尉熊喬漢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成陽閻葵龔叔謙治小夏侯書有成陽閻葵廉仲絜治魯詩有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含和治韓詩有山陽太守濟陰祝睦郎中乘氏馬江元海廣漢屬國都尉丁鮪叔河從事武梁綏宗治嚴氏春秋有處士閻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耽皆漢史所未載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及東觀漢紀爲范書所本有三書有而范書無者董春師事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劉宏師事劉述治

歐陽尚書。王阜受韓詩。孔喬學左氏之類。是也。有三書詳而范書略者。徐穉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書。劉寬學歐陽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之類。是也。范書儒林傳之外。爲經師家法所關者。方術傳載廖扶文起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子產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獨行傳載陳重與同郡雷義俱學魯詩。顏氏春秋。侯霸傳言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第五元張恭祖爲鄭康成師。見鄭康成傳。摯恂爲馬融師。見馬融傳。皆師資所承。不列于儒林傳。而互見於諸傳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孝經論語皆古文。自述家法。確乎不雜。而儒林傳但總目之曰。五經無雙。熹平石經。書用今文。卅四篇。春秋用公羊而及顏氏。詩用魯而及齊韓。禮用儀禮。論語及孟毛包周。蓋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故石經文字依用者如此。至儒林傳。但總稱之曰。正定五經。而五經師之家法。未之或詳也。故先儒議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其在此也歟。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　綉

漢儒家法。大略有三。一曰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高。書有伏孔。詩有毛齊魯韓。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穀。其閒文字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故趙賓變箕子之訓。易家證其非。焦贛本隱士

之傳光祿明其異田何之易實淵源乎商瞿毛公之詩公穀之春秋乃權輿于子夏申公之于魯詩張蒼之於左氏竝溯沿于荀卿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安國傳古學孔氏之舊文也高堂傳士禮魯國之老師也由七十二子迄四百餘年如高曾之授昴仍淵流之衍枝瀆是之爲守師說一曰通小學漢儒課學僮必先諷籀書九千字以得其恉意聲形授爾雅十七篇以究其詁訓轉借三年而一經通三十而五經立故詭更正文嚮壁虛造則許沓訂其違破壞形體便辭巧說則班固糾其謬漢儒研六經從文字入研文字從聲形入莫不考鏡于姬卜準則于籀斯雖師承各殊而塗軌實一是之爲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則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納甲飛伏鄭君闡爻辰虞翻推消息書家如伏生則以洪範言天詩家如翼奉則以五際言天春秋家如董仲舒則以公羊言天劉向則以穀梁言天劉歆則以左氏言天竝上探象緯下明人事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原夫乾坤鑿度實萌芽于先秦河雒諸篇乃朕兆于東漢賈鄭何鄭諸家尤精是學大抵原本孔經鉤摘樞要非如後儒守井魚之咫聞昧圖書之奧旨也是之謂明天人之理其釋經之體亦約有三一曰以經解經或依經以析理或錯經以會文或辨經以校誤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費氏說易即本繫辭依經之體也毛詩之箋廣引禮經地官之注半參王制錯經之誼也由左邱之古經知祠兵之文誤據魯詩之正字識繡黼之傳乖辨經之法也一曰以字解經或擬其音或正其讀或改其誤擬音者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如某讀若某某讀

如某之例是也。正讀者。聲有通借。故爲變化之詞。如某讀爲某。某讀曰某之例是也。改誤者。字或由聲而誤。或由形而誤。故爲救正之詞。如某當爲某之例是也。觀夫賈逵定弟圍之異字。何休辨登得之同聲。周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文。盡著之篇。舉一反三。餘可識矣。一曰以師說解經。如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見于毛氏詩。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沈子之說。載于公穀傳箋詩之恉。半表發夫亨葦注禮之言。先引徵夫杜鄭。譬後海而先厥河。非數典而遺其祖也。繇茲家法。闡厥微言。以故用日少而畜德多。稱文邇而見義遠。函雅故。綴道綱。知時務。統陰陽。通天地人之謂儒。惟漢儒斯不媿焉。故家法精。漢學明。家法棄。漢學廢。謹授受。研六經。家法不失。孔書乃明。是爲考。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迄乎戰國。諸子紛淆。遭秦滅學。典籍灰飛。宿儒遺耆。口耳私授。馬迹蛛絲。十存一二。漢初開獻書之路。廣立學官。於是經術之士。得以身顯當時。各守其傳。自立門戶。或專主一家。或旁通他氏。要之漢人解經。持論甚嚴。不肎輕易師法。試以兩漢儒林考之。其淵源授受。具有家法焉。易始田何。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項生、傳其業。其出於王同者。楊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也。何傳司馬談及京房。而寬初爲項生從者。後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其學甚詳。故其傳彌廣。寬弟子爲田王孫。是時梁邱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則又合丁寬及王同之學者。授子臨。臨授王駿、五

鹿充宗。充宗授士孫張、鄧彭祖、衡咸。由是後漢范升、呂羌、梁恭、楊政、祁聖元、張興、興子鮪、張堪、杜暉、皆治梁邱易。施讎亦以田王孫之學授梁邱賀之子臨及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魯伯授毛莫如、邴丹。由是平帝時有戴賓。賓弟子劉昆。昆子軼及景鸞、皆治施氏易。孟喜又以田王孫之學授白光、翟牧、蓋寬饒、趙賓、焦延壽。由是後漢夏恭、洼丹、鮭陽鴻、袁良、良孫安、安子京、與敞京子彭、彭弟湯、及梁蒧、任安、徐淑、宗資、許慎、虞光、光子成、成子鳳、鳳子歆、歆子翻、皆治孟氏易。而施孟梁邱之傳並盛。焦延壽以孟氏易授頓邱京房。房爲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段嘉、姚平、任良、乘宏、周敞。由是京氏之學興。而谷永、劉向、戴憑、魏滿、孫期、楊秉、崔瑗、郎宗、宗子顗、折像、樊英、康檀、弟五元先、徐穉、李炳、劉寬、韋著、度尚、並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直者。東萊人也。爲章句四卷。以授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由是韓歆、陳元、馬融、鄭衆、荀爽、宋忠、等傳之。乃有費氏之易。與直同時有高相者。自言出丁將軍。授子康。及毋將永。爲高氏易。至費氏興。而高氏遂微。又有韓氏易。其原出於韓嬰。作易傳。自傳其家。後有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授其學於蓋寬饒。又博士白子友。以其學傳朱雲。雲傳嚴望。嚴元惠莊。爲白氏易。旨永嘉後。唯置費氏博士。王弼亦嘗治費氏之易者。則存于後者。止直之學而已矣。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伏勝以李克之書。授晁錯。及張生、歐陽和伯、孔安國者。今文也。錯授何比干。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以傳周堪、孔霸、黃霸堪傳牟卿、許商。孔霸傳子光。而光又得

牟卿之學。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炔欽。章傳云敞由是有大夏侯氏之學。後漢牟融、雒陽鴻、賈逵、宋意、張馴、吳良並治其書。夏侯建以勝之學傳張山拊。爲小夏侯學。山拊傳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平班伯也。其出自無故者。唐尊也。其出自秦恭者。馮賓也。此皆治小夏侯氏之書。至東漢而王良等傳其業。和伯又以其學授兒寬。而歐陽世傳寬學。至高爲歐陽氏學。林尊受其業。以傳平當及陳翁生。當傳朱普、鮑宣。翁生傳殷崇、龔勝。朱普更傳桓榮、彭閎、皐宏。榮傳何湯、胡憲、丁鴻、鮑駿、張馴。鴻傳陳弇、劉愷、巴茂、朱倀。榮又以其學傳子郁。郁子焉。焉孫典。以其書世爲帝師。郁傳楊震。震授虞放、陳翼。焉傳黃瓊、楊賜。而歐陽高之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歙傳禮震。高獲曹曾。曾子社。於是治其書者。又有楊寶、鮑永、尹敏、牟長、宋登、朱寵、張奐、杜喬、宗資輩。而歐陽氏之學。於東京爲最盛。此皆治今文之學者也。安國本伏勝弟子。所得魯壁古文。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此亦止伏生所誦之二十八篇。其增多之書。未得列於學官。安國亦不敢私授。故都尉朝以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其師傳雖歷歷可數。而終漢之世。不見有增多之書。且兒寬既傳歐陽生學。又從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而夏侯勝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夏侯建亦嘗師事歐陽高。高之學出於兒寬。可知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悉出於寬。寬之學無異。即安國之學亦無異也。夫漢世所爲古文尚書者。有蓋豫之古文。有杜林之古文。蓋豫之書。周防傳之。杜林之書。徐巡、衞宏、傳之。賈逵之訓。馬融

之傳皆杜氏漆書而非安國壁中書也他如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等亦皆治古文書然非晉梅賾所稱之孔氏古文也詩至漢代傳者四家申培與楚元王及夷王魯穆生白生同受業於浮邱伯以授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慶忌江公許生徐公培魯人其所傳爲魯詩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許生弟子又有王式式更受詩於徐公以傳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長安傳兄子游卿游卿傳王扶許晏廣德傳龔勝龔舍而治魯詩者若博士江公右師細君及劉向卓茂許晃李業魏應包咸劉佾魯恭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等俱能傳其學轅固生齊人也作詩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蒼傳翼奉蕭望之匡衡而師丹伏理滿昌班伯皆傳匡衡之學張邯皮容馬援復傳滿昌之學皆以其學至大官徒衆尤盛而白奇景鸞伏湛伏恭陳紀輩亦並治齊詩燕人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貫生及趙子受之趙傳蔡誼誼傳食子公王吉子公傳栗豐吉傳長孫順豐傳張就順傳髮福而郅惲薛漢杜撫瀘臺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長君張匡李恂張恭祖唐檀公沙穆夏侯恭侯包陳翇皆守學教授並治韓詩河間大毛公亨以高薛之學授毛萇爲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衞宏賈徽而鄭衆賈逵孔僖馬融並治毛詩班固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自毛詩盛行而三家盡廢矣周禮出自河閒所謂古禮是也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杜子春受業於歆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

子多往師之及賈徽父子並作周禮解詁於是衞宏張衡趙岐馬融盧植仲長統繼之而周禮之學興儀禮出自高堂生所謂士禮是也文帝時禮官大夫徐生善爲容傳子至孫延及襄其弟子有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等傳其業於是蕭奮孟卿后蒼繼之而儀禮之學興禮記出自后蒼所謂曲臺記是也蒼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有大小戴及慶氏禮爲大戴之學者徐良也爲小戴之學者橋仁楊榮也劉祐高誘盧植同治之爲慶氏之學者夏侯敬慶咸也王臨董鈞曹充及子褒同治之而禮記之學興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嘉嘉弟子貫公柏公貫公子長卿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胡常翟方進常傳賈護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咸蓋嘗爲穀梁之學而尤深於左氏授賈徽徽子逵修其學作左氏長義及左氏訓詁護傳陳欽欽傳子元元作左氏同異以授嚴威卿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業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他如嚴彭祖房鳳王褒金子嚴孔奮奮弟奇奇子嘉及李封許淑服虔高彪張恭祖張馴穎容其治春秋皆左氏之功臣也胡母生傳公羊氏學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嘗從胡母生受公羊而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鮑敞從仲舒受業嬴公授孟卿眭孟孟卿授疏廣宏授嚴彭祖顏安樂貢禹廣授筦路彭祖授王中安樂授冷豐任翁劉向王彥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堂谿惠惠授冥都都與路又同事安樂路授孫寶王中授公孫文東門雲豐授馬宮左咸至張

寬、申輓、伊推、桓寬、宋顯、鄭興、李育、戴宏、羊弼、楊終、何休、荀爽、徐淑、綦母君、趙昱、馮緄、杜暉、並治公羊春秋。故其學最著于西京。盛傳于東漢。治嚴氏春秋者。郅惲、李章、丁恭、樓望、承宮、鍾興、周澤、甄宇、不下數十家。治顏氏春秋者。張元、魯峻、丁直、馬萌、呂閎、吳盛、夏侯宏、亦不下十餘家。瑕邱江公傳穀梁氏學。以授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問。千秋又事皓星公。以授尹更始。及更始子咸。更始之學。合左氏爲一者也。丁姓授章昌。更始授翟方進、房鳳。江公孫於宣帝時爲博士。以其學授胡常。常授蕭秉。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史高、劉向等。並右穀梁。由是大盛。至王亥、梅福、尹敏、侯霸、段肅之流。復治穀梁。而其學遂與左氏公羊相埒矣。夫諸家殊說。莫如三傳。如方進房鳳從更始受左氏。復從之受穀梁。胡常受左氏于更始。而嘗受穀梁于江公。彭祖以公羊名家。又兼治左氏。是其參稽互證。固有會諸家之說而折衷者。然其著論傳授。支分派別。未嘗稍離其宗。傳論語者。亦有三家。魯人所傳者。爲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夏侯建、韋賢、賢子元成、扶卿、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人所傳者。爲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其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庸譚、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孔壁中。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傳。馬融爲之注。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爲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禹以論授成帝。至後漢而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孝經亦有今文古文之別。藏於顏芝。出於芝子貞者。爲今文孝經。出自孔氏壁中者。爲古文孝經。長孫氏、江

翁、后倉、翼奉、張禹、竝傳古文。各自名家。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劉向校定其篇章。馬融亦爲之作傳。而世不傳。注孟子者。始自楊雄。後漢程曾、高誘俱有章句。唯趙岐題辭與文義合。而傳述不顯於當時。爾雅釋言以下。或言叔孫通所益。且終軍亦以豹鼠之對受賜。可知漢初此學授受不絕。故賈董之書。及史遷之徵引尚書毛公之作詩訓詁。其闡經義。大率悉符爾雅。今所傳犍爲文學及劉歆注。歆之學出於揚雄。餘如樊光、李巡、諸家。皆傳自漢代。而唯許叔重說文解字。悉宗雅訓。以明六書之恉。蓋眞能得爾雅之傳者。要之漢儒治經。始由學官之分建。繼因師承之不移。故其爲學。至專且精。不作鑿空游衍之說。自賈逵鄭興父子。漸會羣經之義。至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於易初治京氏。又傳馬融之學。而以費氏爲宗。書因賈馬訓傳爲之注解。其論前人時事。悉有確據。於詩兼治韓詩。後作箋申明毛義。毛詩依康成爲重。其經文久而滋誤者。多由鄭箋而正。周官禮記。以張恭祖之傳。集與衆賈馬雅達廣攬之說。讚而辨之。作周官注。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後世慶氏曲臺並亡。大戴無傳。幸有鄭注。津逮來者。春秋嘗治公羊。後通左氏。作鍼膏盲發墨守起廢疾。以闢何休之異說。孝經鄭注。鄭志及中經簿俱不載。然陸德明以爲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唐初去漢未遠。則相承或非無據。論語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夫諸家訓釋。往往安于所習。互相詭激。康成考先儒經訓而集其大成。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惜乎元風大暢。僞說恣行。孟子爾雅之

注均已散軼罕存故鄭氏之學不盡傳于後然其遺說間出于他書好古之士保殘守缺誠能捃摭緒言遠宗古義則將由高密之門牆窺昌平之津畔也已

周代書册制度考

汪繼培

周時書册所用見於經者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若蔟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此書之以方者也內史又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廿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襄卅年傳鄭命伯石爲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廿年傳甯殖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左襄廿五年傳云南史氏執簡而往毛詩小雅出車篇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鄭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若蔟氏注方版也內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說文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斷木爲槧枅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方版牘皆以木爲之論衡又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說文以牒訓簡牒札轉注相訓册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笧策乃假借字也然則簡策牒札皆以竹爲之方版牘爲一類簡策

牒札爲一類合而舉之則謂之方策方策之用有謂以字異者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左傳正義云凡爲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于簡數行可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是也有謂以事異者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又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注謂承其書辭告命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是也其長短之制各視所施聘禮左傳序兩正義引鄭元注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儀禮正義作尺二寸誤）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謙焉尚書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束晳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南史王僧虔傳云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簡廣數分長二尺江淹傳云以科斗文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此皆周時策書之制漢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而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則周律與漢律簡當並用二尺四寸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耳後漢書曹褒傳云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簡制與周時經典合獨斷謂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左傳正義謂此據漢世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釋名槧板之長三尺者也說文以槧爲牘樸削槧爲牘當必減小史記匈奴傳云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周時牘制長短當與漢不甚相遠而杜子春謂方卽漢時牘則方版之制亦與牘不甚相遠矣漢書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正義謂鄭注尚書二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一簡容字多少亦靡定也。周時史策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板。蓋便于更換。不復編綴。學士所習。則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請肄簡諒。學記云。呻其佔畢。畢卽簡。見爾雅。佔卽說文笘字。潁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祕密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六弢卽太公六韜。其書蓋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廿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篋所用藏書者。尚書納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注。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淮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緘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僧虔傳又云。楚王冢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藏護之法。亦略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考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𣓭。今通作策。策乃馬箠。故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服虔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箠。明其字通用。故服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云。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杜預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穎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牘書版也牘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氏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按秦書八體其七曰殳書徐鍇曰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學書之牘雖與殳不同而八觚之形正相類然从角之觚乃酒尊非木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柧蓋策與簡俱用竹方與柧俱用木亦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與六經異而儀禮疏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二說不同當以孔疏爲是賈疏有誤字耳六經之策既皆二尺四寸則無長短之異許蔡皆以爲一長一短兩相比附蓋主朝廷策書而言非所施於書籍也其容字多少則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按二尺四寸固可容三十字然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者脫亦二十二字則每簡不必定三十字且一經而每篇每簡字數亦不必盡同也至簡之廣狹及方與柧之

大小。則宋聞焉。聘禮記言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言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則每方字數及行數大略可推已。其編策也。用韋。孔子韋編三絕是也。其編連之法。上下各一行。觀册字之形可見。大抵春秋以前書籍皆用竹策。至六國以後。始有用帛者。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漢書藝文志曰。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此用帛之證。蓋其時百家競起。文字益繁。固有汗簡所不能勝載者歟。又有用金玉者。周官職金。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其金版。說者以爲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張衡西京賦曰。乃爲金策。用錫此土。金策。猶金版也。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戴保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素問曰。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蓋朝廷大典。聖賢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此非常之舉也。其常用者。則竹木而已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趙坦

漢代書籍。竹帛並用。漢以後。始用紙。帛與紙多裝爲卷。自五代鏤版行。而後裝爲册。漢成帝時。命劉向校書。其上戰國策。晏子春秋列子諸書目錄。輒云皆已定殺青書。可繕寫。殺青即汗青。惟其用竹簡爲書。故云然。黃長睿東觀餘論云。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塼。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皆章草書。古雅可喜。然往往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永初爲安帝紀元。是東漢猶用竹簡。顧漢書藝文志。多計卷

數此必以帛爲之可舒可卷故云卷此兩漢竹帛並用之證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此律法用策長短之度其他書籍當準是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此朝廷詔令之策不與書籍簡策類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說者謂後漢和帝時常侍蔡倫始作紙顧漢書外戚傳已有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應劭曰薄小紙也是前漢已有紙特不以充書籍用爾魏以下書籍始用紙荀勗穆天子傳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此書籍用紙之證自晉迄唐並裝爲軸加以書褾或云五卷爲一褾隋時祕閣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庫皆以益州麻紙寫經庫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此隋唐裝收卷軸之制陶岳五代史補母邱儉始刊文選于蜀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刊九經此書籍刊印之始自是而後始裝爲册不用卷軸然北宋多用黏葉謂之蝴蝶裝與今世裝治異孔穎達詩正義云馬融盧植鄭元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又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定本亦然案周易則首題上經乾傳第干下題周易尚書則首題堯典第一下題虞夏書詩則首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毛詩國風餘以類推此漢魏署款之式至宋則否岳珂寶眞齋法書贊有唐許渾手書詩用烏絲欄後世書籍多用界畫格殆

肇于唐。凡宋版書多十行。其長以今營造尺度之可五寸許。廣四寸許。宋以後。始爲高册巨函。與古漸遠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册。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于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繒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蓋書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册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

經然其後稍作册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于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閒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録者精于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譌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